

桃园

刘老大在村里向来以种桃为业，10岁的女儿婉清与刘老大在桃园共同生活着。桃园孤单得很，一年到头桃树只在春天开花，夏天结果。满眼望去，桃园外倘不是有人来栽树，也只会让野草生长下去。那果子，一年也出不了几个完好的桃子。但村里的人每年春天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，他们总会去刘老大的桃园里写下一张张信符，挂在桃树上寄予来年美好的祝愿。

信符桃树上随风飘荡。秋天的天实在是高，婉清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，秋风起，秋月明。

桃树，婉清是爱极了。她的手抚摸过许多的树，也看着父亲拿水把树浇大。但她在这夜晚想起了城外山上的坟，她母亲的坟。母亲的坟在桃园里不好吗？这一直是婉清心中的挂念。

婉清的父亲母亲是同村人，一对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婉清的母亲是被累死的。这荒芜地带的桃园里，母亲操劳了一辈子，为了桃，为了人，为了村民寄托的祝福，自己却被卷入了风沙之中。刘老大陪着他的妻子走到尽头了，尽头，却不再桃园里，而是在后山。他希望妻子能俯瞰这片绿洲，也希望自己消除挂念。桃树已不大精神，也经不起秋风的折磨，叶子吹落了不少，只留下村民们的祝福，依旧在风中飘荡。

而婉清却不知。桃园边古旧的城墙，如瓦一般黑。墙砖上也有青苔阴阴的绿。晚清，似乎从那儿看见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的。

“爸，要不我们把桃树拔了，种枣树吧。”

“什么？种枣树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看桃树又害病哩，枣树更好，我们买些枣来栽一栽。”

“买些枣来栽栽？你有想过信符吗？你有想过你妈吗？你有想过世代的桃源难道就……就这样落了吗？你晓得你爸还能活几年？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这个树，到明年又是这么茂盛吗？那时他可不要害病才好。”

“你想吃枣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婉清虽然说栽枣树，其实他不是想到枣树上长枣子，只是一株健康的枣树罢了。她，也还未吃过枣。”

“睡去吧，闺女，桃是永远不会离开的，人也一样。”

“我睡不着……”

刘老大把门闩上了，月光也被闩了出去，夜深了。

清早的更锣响了，狗吠了，鸡鸣了。婉清和刘老大又和往日一样提桶浇水，修剪枝丫。桃树上，村民们的信符摇曳着。

“爸，咱还是留着桃树吧。桃子好吃。”

刘老大愣住了，秋风吹得他发抖。桃子——刘老大为了桃子同人吵过架，成千上万的桃林逃不过他的手掌，一个个桃子他一口嚼一个。却没想到这没几个好桃子，女儿却因此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“现在没桃，明年吧，希望来年有个好桃。”

那天的风刮得格外的大，村民的信符被大风刮落了。婉清忙着把他们挂回去。刘老大和婉清从未过目，这是村民的祝福，愿桃园保佑他们的生活，一份份是寄托。婉清也愣住了，几条信符上写着：“老刘啊，看到了记得去村口的小屋里取纸桃子。看见桃树结的桃子不好，却还为了我们祈愿，为了村子存有绿洲，咱大伙儿几个每天都做几个纸桃子，记得挂在树上，算是大家的一份祝愿。”这样的信符有几十张，而婉清和她的父亲，却一次未见。

刘老大和女儿捧着一个个红彤彤的纸桃走回桃园。纸桃在秋风下飘荡着，无花和叶的衬托，孤寂凄凉。刘老大望着纸桃，眼角闪着丝丝泪痕：“闺女，咱走吧，愿伴我们一生的桃园安好。”

未料，淅沥的秋雨下了一晚，桃树上失去了昨日的一切，纸桃子破了。

未料，淅沥的秋雨下了一晚，婉清的希望也破了，父亲追随着纸桃走了。